

朝鮮群書大系續々第十一輯

東文選 四

朝鮮古書刊行會

東文選第四輯目錄

卷第六十六

記

卷第六十七

記

卷第六十八

記

卷第六十九

記

卷第七十

記

卷第七十一

記

卷第七十二

記

卷第七十三

卷第七十四

記

卷第七十五

記

卷第七十六

記

卷第七十七

記

卷第七十八

記

卷第七十九

記

卷第八十

記

卷第八十一

記

卷第八十二

記

卷第八十三

序

卷第八十四

序

卷第八十五

序

卷第八十六

序

卷第八十七

序

卷第八十八

序

卷第八十九

序

已

上

東文選第四輯

東文選卷之六十六

記

止止軒記

李奎報

城之東奉香之里之西肘。有草堂數十楹。白雲居士所寄也。身寄而已。心不寄也。居士謂誰。春卿自號也。榜其軒曰止止。居士自名之也。蓋以玄筮之得止之首而名之也。止之首曰初。一止于止。內明無咎。此言君子時止則止。其智之明。如水之內朗也。陰能如陽隔絕各止其所故初二馬酋止車輒俟。此言二爲平人不隱不仕。故車輒俟而馬就止也。居士喜曰。是皆予之志也。予能識其所止而止。則可謂應初一之體。進不急於仕。退不苟於隱。以是而爲平人。則可謂叶初二之辭。予得是而名軒曰止止。果不類予之行藏耶。夫所謂止止者。能知其所止而止之者也。非其所止而止其止也。非止止也。且虎豹麋鹿蛟龍之於藪澤窟穴。識其所止而止之者也。設客行旅寄。以止于城市之中。則人以爲祆而從而害之必矣。居士之於世。偃蹇寡合。非馴擾之物也。若與人同趨竝鶩。以止于名利之域。則是何以異於虎豹麋鹿蛟龍之城市哉。此予所以求其所止而止之。

者也。不然。從而害之者至矣。或曰。若子之所言。則必山林窮谷之是處。不與人雜然同域。然後可謂止止矣。今子之所止。迺城市之中。而猶謂之止止。譬之虎豹麋鹿蛟龍之藪澤窟穴何也。曰。蟲獸之藪澤窟穴。人之城市。亦各其所止之常也。假使人厖然伏藪澤。仄然入窟穴。則亦猶虎豹麋鹿蛟龍之入城市也。毒蟲猛獸。亦必以爲祿而群而害之矣。人而避人。被蟲獸所害。吾不忍爲也。且人所以忌人。規有以害之者。非城市之隘而與處之吝也。徒以競其求。爭其利而已。苟與人不爭不競。雖白日有胠吾廬者。避而不見。則人之城市。亦虎豹麋鹿蛟龍之藪澤窟穴也。庸有害之者乎。居士之名軒。蓋以此也。丁卯三月十日記。

接菓記

事有初若妄誕幻恠。而其終迺眞者。其接菓之謂乎。予先君時。有號長身田氏者。善接菓。先君使試之。園有惡梨。凡二樹。田氏皆鋸斷之。求世所謂名梨者。斫若干梢。安於斷株。以膏泥封之。當其時見之。似妄誕矣。雖至茸抽葉茁。亦似幻恠矣。及鬱然夏陰茂。黃然秋實成。然後乃信其終眞者。而妄誕幻恠之疑始去於心矣。先君沒。凡九稔。覩樹食實。未嘗不思嚴顏。或攀樹鳴咽。不忍捨去。且古之人。以召伯韓宣子之故。有勿剪甘棠封植嘉樹者。况父之所嘗有而遺之於子者。其恭止之心。何翹勿剪封植而已哉。其實亦可跪而食矣。抑慮先君以此

及予者。豈使予革非遷善。當效茲樹耶。聊志而警之耳。

四可齋記

昔予先君。嘗置別業於西郭之外。溪谷窅深。境幽地僻。如造別一世界。可樂也。予得而有之。屢相往來。爲讀書閑適之所。有田可以耕而食。有桑可以蠶而衣。有泉可飲。有木可薪。可吾意者有四。故名其齋曰四可。且祿豐官重。乘威挾勢者。凡所欲得。無一不可於意者。若予則既窮且困。顧平生百無一可。而今遽有四可。何僭如之。夫大牢之享。始於藜羹。千里之行。起於門前。蓋其漸也。予居是齋也。若有得田園之樂。則其唾棄世網。拂衣畧足。歸老故園。作太平農叟。擊壤鼓腹。歌詠聖化。以被于管絃。亦何有不可哉。嘗於是齋。著詩三首。詩集中有西郊草堂詩是已。其一句云。快哉農家樂。歸田從此始。是真予志也。某月日白雲居士記。

通齋記

衆允通人。楊生應才者。卜築于城北。善接養花木。其園林之勝。頗有聞於京都。予遂往觀焉。環堵蕭然而已。初若無奇觀勝致。殊不類所聞者。及主人贊至。其園然後環視周矚。求勝之所。從有而得有聞者。則園方可四十步許。有珍木名菓。植植爭立。昵不相侵。離不至迆。是皆生之均疎。數而序植者也。別爲塢以居衆花。花各數十種。皆世所罕見。或方開或已落。映林繡地。交錯糾紛。日萼紅。張

麗華之嬌醉也。露葩濕。楊貴妃之始浴也。風枝舉。趙飛鸞之體輕也。落者如愼夫人之却座。覆者如李夫人之掩被。以花之諭乎目如此。愛之不能移去。藉草良久而後起。自花塢而少北。有石臺平如局。又潔淨可不席而坐。蒲桃之緣樹下垂者。如纓珞然可愛。下有石井。味極清甘。洩而爲小泓。有稚葦戢戢始生。予曰。更少高其廉。益以淳滄。則可池而放鳧鴨也。還至石臺。酒數巡。主人目予曰。僕之有是齋。莫有標榜。若將有待於先生者。請一溷可乎。予於是遂名之曰通齋。夫由道以冥觀。齊泯萬體。則夫所謂通與塞。了不可得見者也。然以天道論之。日月星宿山川丘陵。爲物之巨者也。然未免盈虛消息。否泰通塞之變者。由未嘗離陰陽之數故也。況其餘哉。然則境欲爲通境。而爲人所礙。則煙愁月慘。終不爲通境矣。人已爲通人。而爲境所塞。則高人才子北首而莫有至者。孰知有通人哉。今是齋也。境已通。而通人居之。蓋以通貺名耶。雖欲讓而不受。又焉逃是名哉。且天地無私。豈獨私楊生以泉石。私楊生以花柳歟。直由心匠之妙耳。若爾則濃花芳草。非受於天也。受於楊生之手也。碧井清泉。非產於地也。產於楊生之心也。噫。吾不知是齋。昔爲人有。則地頑園俗草荒木老。萬景韜晦而不出。及遇楊生。然後爲神仙別洞耶。假使楊生弃而不居。又屬於人。則又焉知不爲豕槽馬廐之地哉。生又乞爲記。故因目之所寓而志之耳。楊生頗尙俠喜趨人之急。不可不與遊者。

草堂理小園記

城東之草堂。有上園下園。上園縱三十步橫如之。下園縱橫纔十許步。步則依古算田法而計之也。每夏五六月。茂草競秀。至將人腰而猶不使之剪之也。家有矮奴三羸僮五。見之不能無愧。以鈍鋤一事。更相刮薙。纔三四步而輟。閱旬日又理他處。則草生前所理處。翦然拳然矣。又旬日復理。翦然拳然者。則草又生後所理處。翦然滋茂矣。如是而終不能盡去焉。此予之督役弛而奴之用。力怠故也。遂貫而不詰。乃自理下之小園。小園力足勝。故遂去怠奴而躬自理之。剗剪糴翳。增卑落高。使平如碁局之面焉。於是葛衣紗帽。徙倚乎其上。竹簟石枕。偃臥乎其中。林影散地。清風自來。兒牽我衣。我撫兒頂。熙熙怡怡。足以遣日。此亦閑居者之一場樂地也。嗚呼。有三十步之園。不能勝理。移於十步之地。然後僅能理焉。是豈拙者之効歟。推是而移之朝廷。顧復穢其務而不理耶。然昔陳仲舉不掃一室。其志遠也。由是言之。大丈夫之蓄意。亦豈了言哉。因自笑而私志之。志而觀之。亦往往自大笑。笑復以爲樂也。甲寅五月二十三日記。

南行月日記

予嘗欲遊踐四方。凡吾馬足之所到。若有異聞異見。則詩以拾文以採。以爲後日之觀。其意何哉。假得老以至脚衰。腰僂。所處不過房櫳之內。所見不出衽席之間。則取吾手集。觀昔少壯時奔馳步驟遊賞之跡。赫赫若前日事。尙足以舒

暢其幽鬱也。予詩集中有江南詩若干首。至今讀其詩。則當日之遊了了然若在眼前矣。後五載出補全州幕府。二年間。凡所遊歷。頗亦多矣。然每遇江山風月。嘯才出吻。而簿書獄訟。來相侵軼。止得一聯一句。而其不能卒就者多。故所得全篇。不過六十餘首。然列郡風土山川形勝。有所可記。而倉卒不能形于歌詠。則草草書于短牋片簡。目爲日錄。雜用方言俗語也。及庚申季冬。入洛閑居。始出而見之。莽莽焉不可讀之。其所自爲。而反自笑也。盡取而焚棄之。拾一二可讀者。姑次而記之云。夫全州者。或稱完山。古百濟國也。人物繁浩。屋相櫛比。有故國之風。故其民不椎朴。吏皆若衣冠士人。進止詳審可觀。有中子山者。最翦鬱。州之雄鎮也。其所謂完山者。特一短峰耳。異哉一州之以此得號也。距州理一千步。有景福寺。寺有飛來方丈。予自昔聞之。以事叢務劇。不得一訪。一日因休暇。遂往觀焉。所謂飛來方丈者。昔普德大士自盤龍山飛來之堂也。普德字智法。嘗居高勾麗盤龍山延福寺。一日忽謂弟子曰。勾麗唯尊道教。不崇佛法。此國必不久矣。安身避難。有何處所。弟子明德曰。全州高達山。是安住不動之地。乾封二年丁卯三月三日。弟子開戶出見。則堂已移於高達山。距盤龍一千餘里也。明德曰。此山雖奇絕。泉水枯涸。我若知師移來。必并移舊山之泉矣。崔致遠作傳備詳。故於此略之。十二月己巳。始歷行屬郡。則馬靈鎮安山谷間古縣也。其民質野。面如獼猴。杯盤飲食。腥膻有蠻貊風。有所訶詰。則狀若駭鹿。

然似將奔遁也。循山繚繞而行。乃得至於雲梯。自雲梯至高山。危峯絕嶺。壁立萬仞。路極窄。下馬而後行。高山於他郡中。頗爲不陋。自高山至禮陽。自禮陽至朗山。皆一宿而去。明日將向金馬郡。求所謂支石者。觀之。支石者。俗傳古聖人所支。果有奇迹之異常者。明日入伊城。民戶凋耗。籬落蕭條。客館亦草覆之。吏之來者。不過纍纍四五人而已。見之惻然可傷。十二月奉朝勅。課伐木邊山。邊山者。國之材府也。修營宮室。靡歲不探。然蔽牛之大干。霄之幹。常不竭矣。以其常督伐木。故呼予曰斫木使。予於路上。戲作詩曰。權在擁軍榮可許。官呼斫木辱堪知。以類於擔夫樵者之事。故也。正月壬辰。初入邊山。層峰複岫。昂伏屈展。其首尾所措。跟肘所極。不知幾許里也。旁俯大海。海中有群山。島嶼島鳩。皆朝夕所可至。海人云。得便風。直若激箭。則其去中國。亦不遠也。山中尤多粟。一方之人。歲常資以爲食焉。行若千里。有美箭。植立如麻。僅數百步。皆以樊籬障之。絕竹林直下。始得平路。行至一縣。曰保安者也。方潮汐之來。雖平路。忽漫然爲江海。故候潮之進退。以爲行期。予始行也。潮方來。尙去人五十許步。於是促鞭馳馬。欲先焉。從者愕然。急止之。予不聽。猶馳之。俄而崩奔。蹴踏而至。其勢若萬軍倍道趨來。穹豐然。甚可畏也。予憊然急走。登山而後。僅得免焉。然亦能追及而蕩馬腹也。其或蒼波翠巘。隱見出沒。陰晴昏旦。每各異狀。雲霞綵翠。浮動乎其。上。縹緲如萬疊畫屏。舉目眺賞。恨不與二三子之能詩者。齊轡而同吟。

也。然萬景蠲惱。使人情張王。初不思爲詩。不覺率然自作也。嘗過主史浦。明月出嶺。晃映沙渚。意思殊蕭洒。放轡不驅。前望蒼海。沉吟良久。馭者恠之。得詩一首云云。閏十二月丁未。又承朝旨。監諸郡寃獄。先指進禮縣。山極高。入之漸幽。輿如蹈異邦別境。邑邑然意漸無聊。日過午始入郡舍。令尉皆不在。夜二更許。令尉各自八千步許。皆奔喘而來。以馬縛懸於門柱。戒人不給芻粟。凡馬之極於馳者。不如是恐斃也。予陽睡而聞之。知二君顧老夫頗誠。故不得已聽置酒。有妓彈琵琶。頗可聽。予於他郡不飲。至是稍痛飲。又聽絃聲。豈以路遠境絕。如入異邦。而觸物易感之然耶。自進禮至南原府。南原古帶方國也。客館後有竹樓。閑敞可愛。一宿而去。庚申春三月。又沿水課船。凡水村沙戶。漁燈鹽市。無不遊閱。入萬頃臨陂沃溝。凡留數日而行。將指長沙。有一巖。巖有彌勒像。挺然突立。是因巖鑿出者。距其像若干步。又有巨巖。愕然中虛者。自其中入之地。漸寬敞。上忽通豁。屋宇宏麗。像設嚴煥。是兜率寺也。日侵暮。促鞭絕馳。入禪雲寺宿焉。明日入長沙。自長沙到茂松。皆殘敗小郡。事亦無可記者。但沿江問船。計艘而已。平昔遇一泉一池。挹酌游泳。愛翫不足者。慕江海而不見故也。今並海久矣。態於目者皆水也。聲於耳者亦水之哮怒也。則倦然已厭見矣。何天之餉人驟過。如使飢者暴飽。而反馱見甘旨耶。是年八月二十日。予先君諱旦也。先一日。遂往邊山蘇來寺。壁上有故資立居士詩。予亦和二首書于壁。明日與扶寧

縣宰李君及餘客六七人。至元曉房。有木梯高數十級。疊足凌兢而行。乃得至焉。庭階窻戶。上出林杪。聞往往有虎豹攀緣而未上者。傍有一庵。俗諺所云蛇包聖人所昔住也。以元曉來居。故蛇包亦來侍。欲試茶。進曉公。病無泉水。此水從巖罅忽湧出。味極甘如乳。因嘗點茶也。元曉房才八尺。有一老闍梨居之。厖眉破衲。道貌高古。障其中爲內外室。內室有佛像。元曉眞容。外則一瓶雙屨。茶甕經机而已。更無炊具。亦無侍者。但於蘇來寺。日趁一齋耳。予陪吏竊語予曰。此師嘗寓全州。所至恃力橫暴。人皆病之。其後莫知所去。今見之卽其師也。予歎曰。夫中下人。其器有常。故滯而莫遷。凡以惡駭人者。器必有異於人。故其反於善。必岌岌超卓如此者。昔有獵將遇牛頭二祖大士。改過修善。卒成宿德。海東明德大士。亦自捉騰爲普德聖師之高弟。推此類言之。此師之折節易行。介然有殊行。殊不爲恠也。又問所謂不思議方丈者。求觀之。其高險萬倍於曉公方丈。有木梯高可百尺。直倚絕壁。三面皆不測之壑。回身計級而下。乃得至於方丈。一失足則更無可奈何矣。予平日登一臺一樓。高不過尋丈者。以頭病故猶眩眩然不得俯臨。至是益悚然股抖未入而頭已旋矣。然自昔飽聞勝跡。今幸特來。若不入見其方丈。又不得禮眞表大士之像。則後必悔矣。於是盤桓蒲北而下。足猶在級。而若將已墮者。遂入焉。敲石取火。焚香禮律師眞容。律師者名眞表。碧骨郡大井村人也。年十二來棲賢戒山。不思議巖。賢戒山者卽此山。

是已。冥心宴坐。欲見慈氏。地藏踰日不見。乃投身絕壑。有二青衣童子以手奉之曰。師法力微小。故二聖不見也。於是努力益勤。至三七日。巖前樹上有慈氏地藏。現身授戒。慈氏親授占察經二卷。并與一百九十九杵。以爲導往之具。其方丈以鐵索釘巖。故不欹。俗傳海龍所爲也。將還。縣宰置酒一巖曰。此望海臺也。吾欲勞君。先使人設席而待。請小休焉。予遂登眺。則大海周迴。距山才百餘步。每一杯一詠。萬景自媚。殊無人世間一點塵思。飄然若蛻俗骨。傅羽翰。飛出六合之外。而舉首一望。若將以手招群仙也。坐者十餘人皆醉。以予先君諱旦。故但無管絃歌吹耳。凡所歷無可記。則不載。夫以京師爲身。以四方爲支。則予所遊者。南道之一偏。而特一支之一指耳。況此錄也。皆忘漏剗削之餘。烏足爲後日之觀乎。姑藏之。以待東西南北之窮遊極踐。摠記備錄。然後合爲一通。以爲老境忘憂之資。不亦可乎。辛酉三月日志。

泰齋記

夫緣境而漸染者。人之情也。耳馱嘈晰而不聞清溜之聲。目倦華靡而不矚青山之色。則煩滯之心。有時而萌矣。然山水之勝。求諸遠則易。求諸近則難。故求之城。中而未得。則之郊。畿之外。而未得。則尙無可奈何矣。惟其慕肥遁樂。獨善高蹈。遠遊者。然後得之也。是以愛山水之篤者。不可享富貴之樂。嗜富貴之深者。不得致山水之美。而兼之者鮮矣。今知奏事于公。居富貴之中。

致山水之美。以帝城猶謂之遠。遂卜於帝闕之傍。是昔鄭員外所居也。當時茂苑殘莊而已。公得之。尋泉脉之攸出。築石而甃之。凡飲吸盥漱煎茶點藥之用。皆仰此井。因泉之汎濫者。瀦作大池。被以菱芡。放鵝鴨其中。至於風軒水榭花塢竹閣。無不侈其制。使三十六洞之景。盡入於朱門華屋之內矣。又何必肥遁遠遊。然後享山水之樂耶。公指崇丘之亞然者曰。此予之望闕臺也。予嘆曰。旨哉。公之名是臺也。今公以喉舌之任。朝夕密邇龍顏。猶謂之未足。居必近於帝闕。又尙以爲未足。而乃成望闕之臺。此眞古所謂心罔不在王室者也。又指岌然高者曰。望月臺也。翼然如飛者曰。快心亭也。因謂予曰。予之標榜也如是。予所未名者。子爲我名之也。予謹名其園曰芳華。井曰噴玉。池曰涵碧。竹軒曰種玉。皆言其狀也。摠而名其齋曰泰。易泰卦有之曰。天地交而萬物通。上下交而其志同。今公當君子道長之時。佐王同志。財成輔相。使萬物大通而天地交泰。然後體逸心泰。得此優游之樂。則吾以泰名齋。不中的歟。先是公使內翰李眉叟記快心亭。已書于生絹障子。立其亭之右。又使予作此記。欲對峙於其左。其好事如此。眉叟文之雄者也。狀物周悉。故於此略之。第叙所以名之之意耳。

四輪亭記

承安四年。予始畫謀。欲立四輪亭於園上。俄有全州之命。未得果就。越辛酉。自全州入洛。閑居。方有命構之意。又以母病未就。恐因此不能便就。且失其謀畫。

遂記之云。夫四輪亭者。隴西子畫其謀而未就者也。夏之日。與客席園中。或臥而睡。或坐而酌。圍碁彈琴。惟意所適。窮日而罷。是閑者之樂也。然避暑就陰。屢易其座。故琴書枕簟酒壺碁局。隨人轉徙。或有失其手而誤墮者。於是始設其計。欲立四輪亭。使童僕曳之。趁陰而就。則人與碁局酒壺枕席。摠逐一亭而東西。何憚於轉徙哉。今雖未就。後必爲之。故先悉其狀。四其輪作亭於其上。亭方六尺。二梁四柱。以竹爲椽。以簟蓋其上。取其輕也。東西各一欄。南北亦如之。亭方六尺。則摠計其間。凡三十有六尺也。請圖以試之。則縱而計之。橫而計之。皆六尺。其方如碁之局者。亭也。於局之內。又周迴而量各尺。尺而方如碁之方。野練道間。方井也。野各方一尺。則三十六野。乃三十有六尺之。以此而處六人。則一人坐於東。人坐四野各方焉。縱二尺。橫二尺。摠計二人。凡八尺也。餘四野之方者。判而爲二。各縱二尺。以二尺置琴一事。病其促短。則跨南欄而半豎。彈則加於膝者半焉。以二尺置樽壺盤皿之具。東摠十有二尺。二人坐於西亦如之。餘四野之方者。虛焉。欲使往來小選者。必由此路。西摠十有二尺。一人坐於北。四野之方者。主人坐於南亦如之。中四野之方者。置碁一局。南北中摠十二尺。西之。一人。小進而與東之一人對碁。主人執酌。酌以一杯。輪相飲也。凡肴菓之案。各於坐隙。隨宜置焉。所謂六人者。誰。琴者一人。歌者一人。僧之能詩者一人。碁者二人。并主人而六也。限人而坐。示同志也。其曳之也。童僕有倦色。則主人自下。